



华莱士： 日本侵华史调查

[美] 欧文·华莱士 著
王金铃 译



 人民出版社

华莱士： 日本侵华史调查

[美] 欧文·华莱士 著
王金铃 译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宫 共
封面设计:肖 辉
责任校对:吕 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莱士:日本侵华史调查/(美)华莱士 著;王金铃 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7
ISBN 978-7-01-014944-8

I. ①华… II. ①华…②王… III. ①日本-侵华-史料 IV. ①K265.3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20803 号

华莱士:日本侵华史调查

HUALAISHI RIBEN QINHUASHI DIAOCHA

[美]欧文·华莱士 著 王金铃 译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11.25 插页:4
字数:193 千字

ISBN 978-7-01-014944-8 定价:3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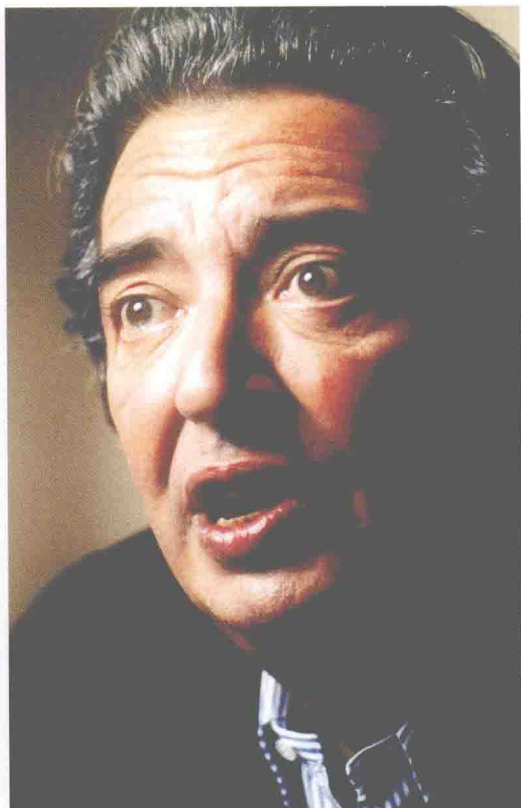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欧文·华莱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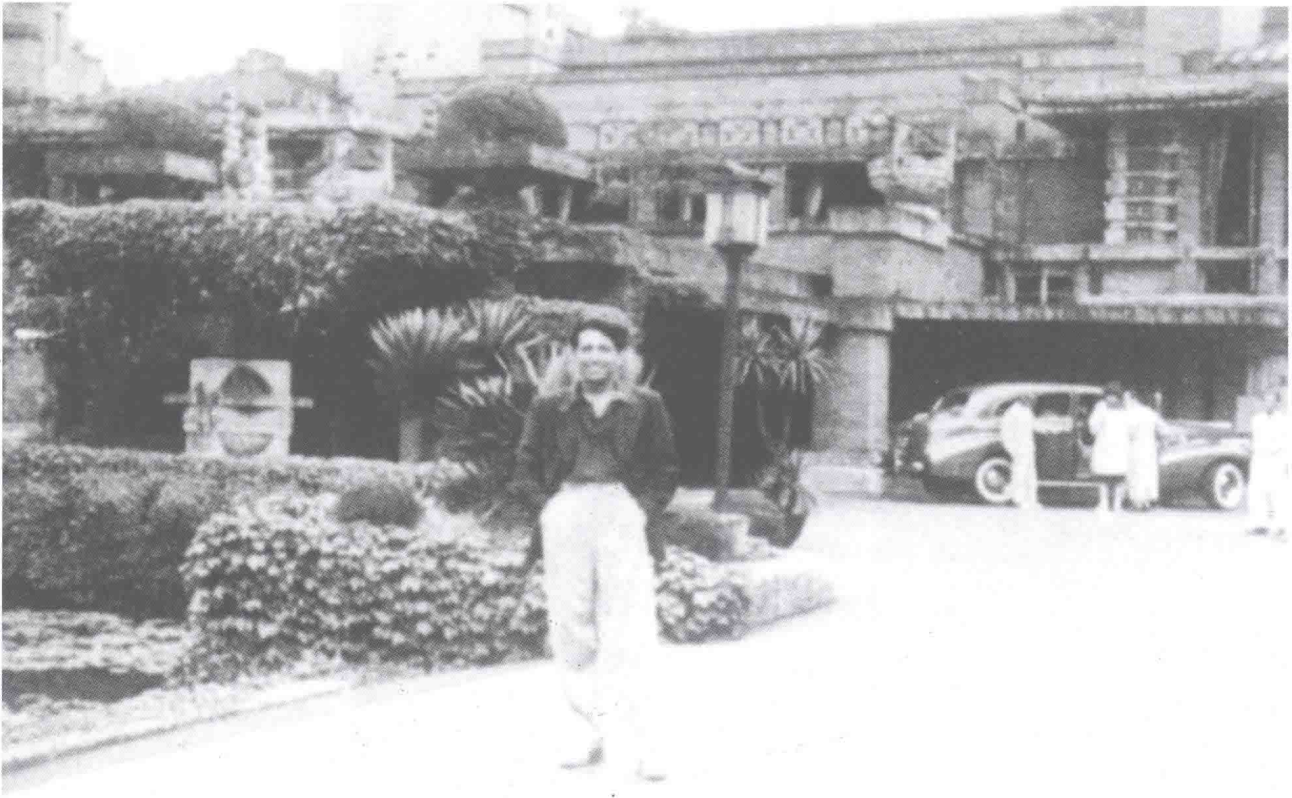


欧文·华莱士





华莱士于 1940 年采访中国时在南京的照片



华莱士于 1940 年在日本采访时住在日本东京帝国饭店的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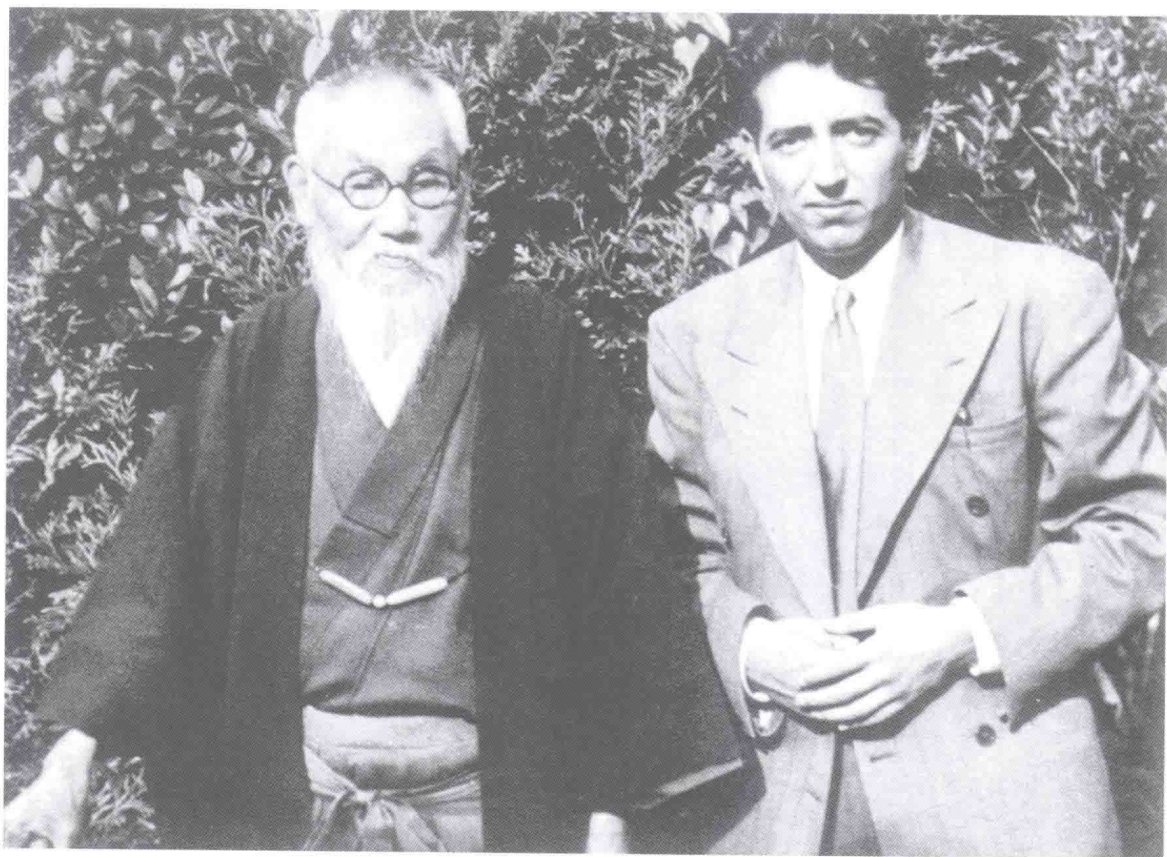


欧文·华莱士在打文稿时的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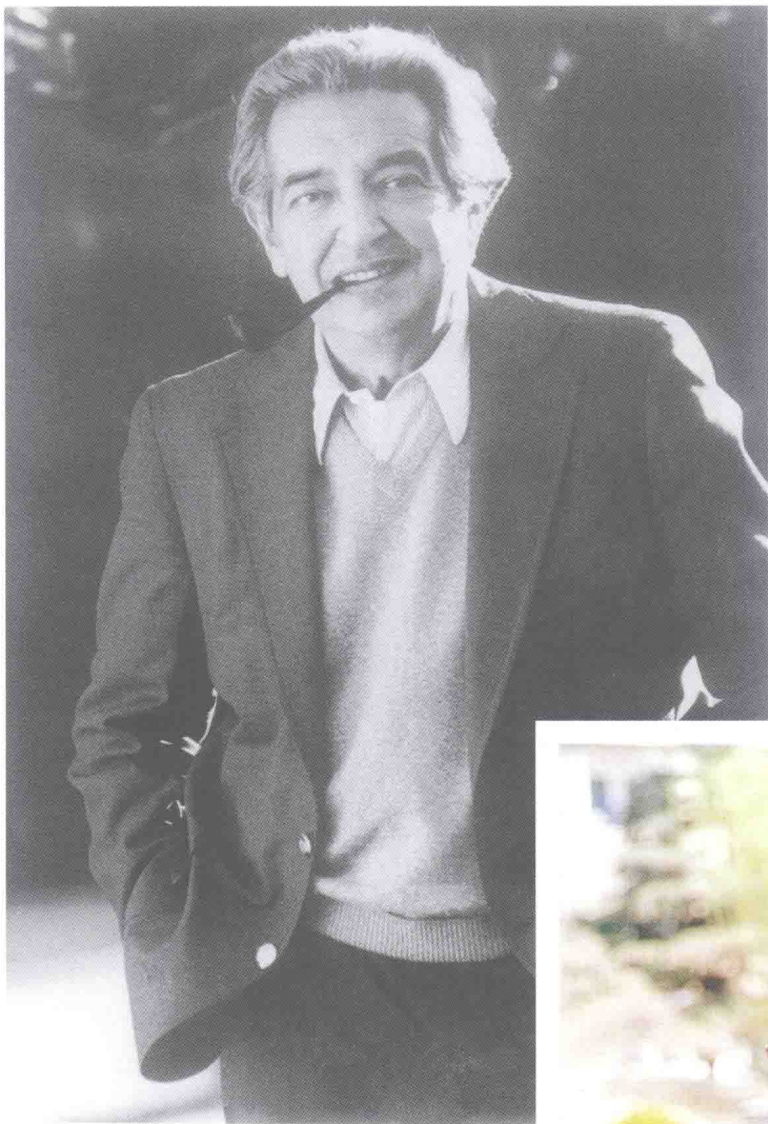


华莱士在二战期间当兵的照片

华莱士在二战期间当兵的照片



华莱士 1940 年采访日本黑龙会头子头山满时与头山满的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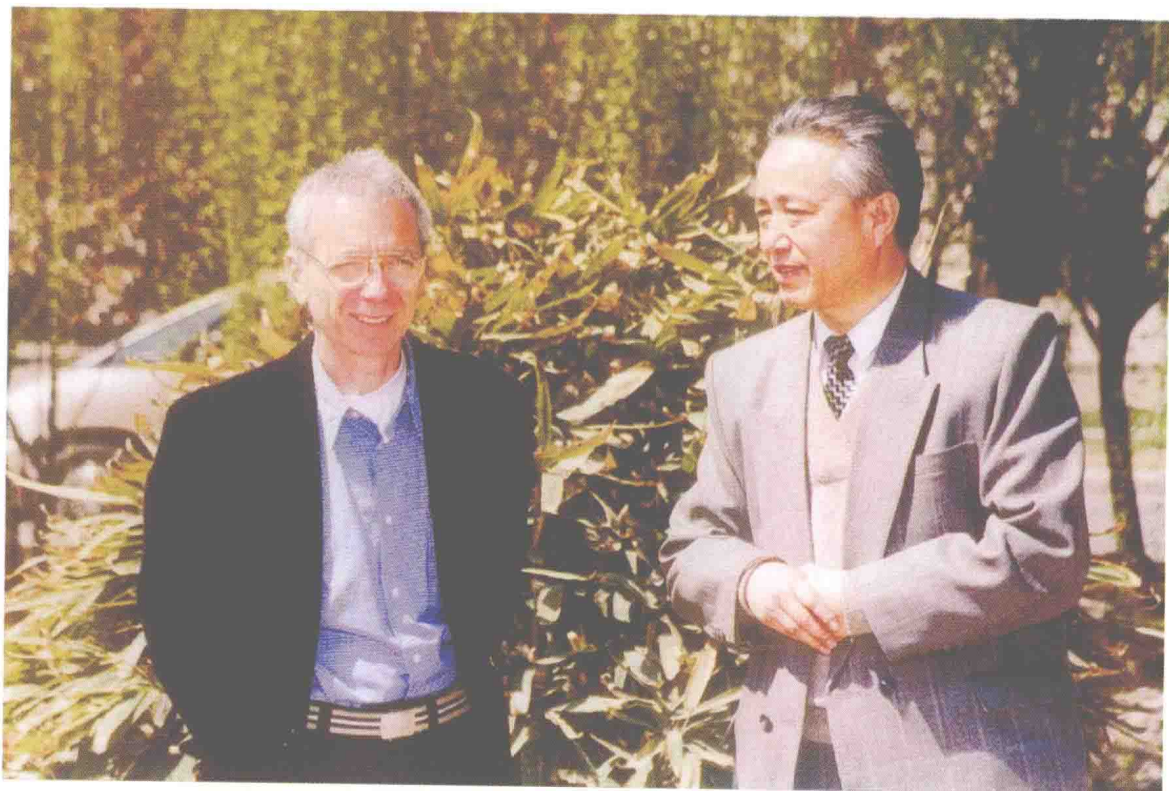
欧文·华莱士



华莱士之子戴维



华氏家人喜欢打乒乓球，1996年王金铃访问华氏家人时，在其宅院内与戴维和他儿子打乒乓球（站在中间的是戴维，正在打球的是戴维的儿子）



华莱士之子戴维1999年4月5日携其两个儿子专程来中国山东看望王金铃时，在淄博与王会面交谈时的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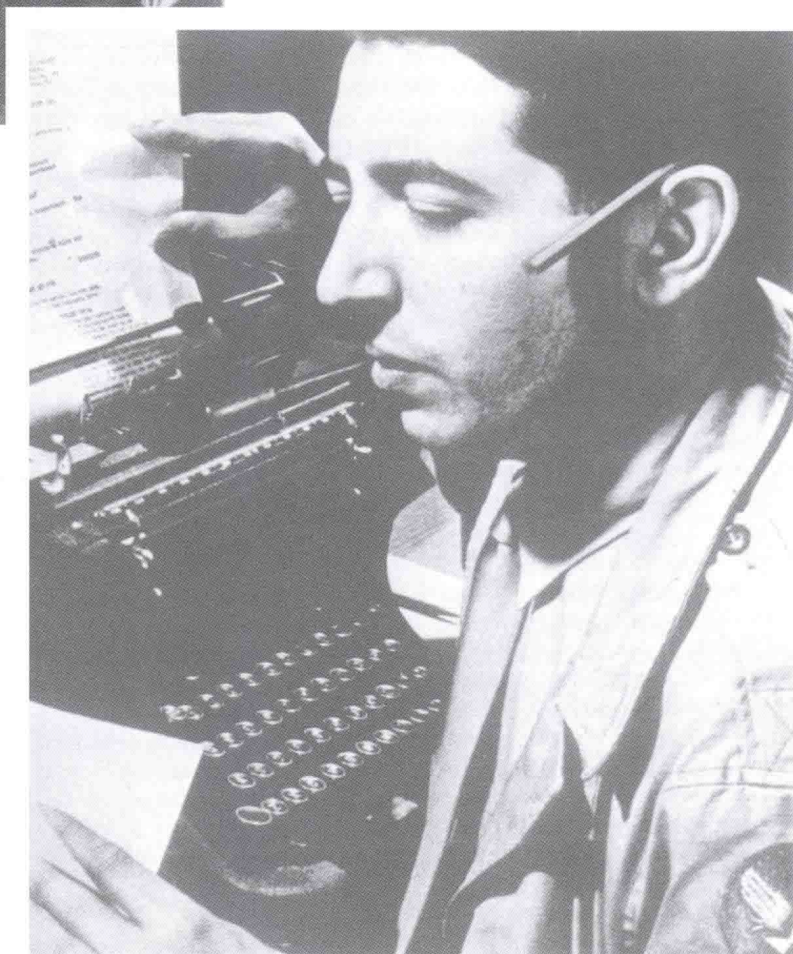
1991年5月，王金铃首次访问华氏家族时与华莱士遗孀西尔维亚在洛杉矶华氏家中合影



华莱士（中）与其子戴维（右）和其女艾米的合影



华莱士在美国信号部队摄影中心期间，与其共同撰写《我们为什么战斗》、《为中国而战》等影片脚本的好友卡尔·福尔曼，于1942年4月25日在长岛的合影



1942—1943年，华莱士在美国空军第一电影制片部队写作战争情势片时用老式打字机打印文稿的镜头。该照片是后来在军队档案中发现的

序 言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值此全体中华民族人和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共同纪念抗击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法西斯并取得最后胜利的历史时刻，人民出版社决定出版笔者所译的《华莱士：日本侵华史调查》一书，当是一件具有特殊意义的事情。为使读者对原文作者欧文·华莱士本人及其撰写该书的历史背景、过程和意义有较好的了解，笔者，也是本书的译者，特借此书出版之机，撰此序言，以供参考。

一、欧文·华莱士是一位值得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全球读者群尊敬的世界文学大家

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时间是 1990 年 7 月 24 日，当我不经意地翻阅过去几天的《参考消息》时，在该报 7 月 20 日第三版左上角，一则标题令我怦然心动，那上面写着“伟大的小说家欧文·华莱士”。这样一种往往是对非凡人物的一生作出终身评语的措辞，立刻使我心头蒙上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我迫不及待地看下去：“合众国际社洛杉矶 6 月 30 日电，作品畅销世界的美国小说家、电影编剧欧文·华莱士于 6 月 29 日因胰腺癌病故，终年 74 岁。”这则消息来得那么出乎意料，那么猝不及防，致使我怔怔地跌坐在那里，心中一片茫然。当我回过神来，才觉出难抑的震撼和悲怆，因为已是泪眼模糊，手在颤抖着。最终，发出了一声伤叹：“伟大的华莱士走了，中国人民的真正朋友就这样永远离去了！”于是我立即发去了唁电。一年后，我终于有机会访问美国，来到从未晤面的华氏在洛杉矶的家中时，我的眼睛再次模糊了。因为他生前很希望我们能见面畅谈，所以

我见到华莱士的妻子西尔维亚时的第一句话便是“我来晚了”。当西尔维亚将华莱士纪念会上的全套录音带送给我作为对华氏的永久纪念时，我发现她的眼睛也湿润了。一时无言的相向，凝聚着中美两地作家之间的真诚友谊。是的，真诚发自内心，友谊哪分国度？彼此的感情是有历史渊源的。我对华莱士的特别感佩和怀念之处，细想之下，当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其一，华氏本身确实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其二，华氏作为一位外国人，在中华民族处于最危险的时期，不顾自身安危，亲临日本和中国的日本占领区，实地调查日寇的侵华罪行并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法西斯本质，用手中的笔声援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正义事业，真正体现了中美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和战斗友情。在此首先介绍一下华莱士的人生简历。

欧文·华莱士 (Irving Wallace) 1916 年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其父亚历克斯·华莱钦斯基，原籍俄国瓦西洛斯科，1906 年移民去美国。在办理移民手续时，美国移民局的一个不耐烦的官员嫌他的姓氏长，便把他的姓缩为华莱士。其母纳丽芙卡，也是俄国人，1907 年移民去美，与华莱钦斯基相识后于 1913 年结婚，生下一子一女，其子便是欧文·华莱士。

华莱士自小聪慧过人，兴趣广泛，尤其在读书写作和讲演方面，颇富天才之质。高中时就曾担任过周报主编，17 岁时参加美国全国写作比赛，因其最佳故事创作《舞台上的凶杀案》获国家金杯奖。后来又代表基诺沙高中与全国 3000 名高中的青少年一起进行写作比赛，荣获全美故事创作第一名。他才思敏捷，曾获威斯康星州辩论会冠军。其后，他又致力于杂志写作，先后在美国最有影响的《读者文摘》、《星期六晚邮报》、《星期六评论》、《万象》、《自由》等杂志刊文及小说 500 余篇，名气渐赫。继之为好莱坞写过近十年的电影剧本，后全力投入了文学创作之中，共出版了 33 部长篇小说和传记文学。他的长篇小说，几乎部部都是畅销书。据商业销量的不完全统计，他的作品已销售逾三亿册，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出过他的书，在西方成为除了《圣经》之外发行量最多的作品。1982 年《星期六评论》将他列为世界五大畅销书作家之一，并且发表了他的传略，可谓名闻遐迩，誉满全球。而在他的本土美国，上至总统下至平民都进入了他的读者群行列。他的长篇小说《洛杉矶的女人们》1960 年出版时，第一天就收到 12000 份订单，创造了图书日订量的奇迹。就在有人对此书提出异议时，成为美国人梦中偶像的美貌的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宣布此书为她最爱读的书，于是 20 家外国出版商购买了翻译版权。一时间，影响之巨，可谓前所未

有。特列以下几件事可资证明：1964年，他想写一本黑人当选美国总统的书，为写得真切，竟异想天开地向总统秘书提出到白宫体验当总统的生活。那位秘书听后大笑：“怎么，你真的想当总统？”谁知白宫最后竟答应下来。华氏体验了10天“总统”生活后，动手写了后来命名为《大丈夫》（*The Man*）的长篇小说并获得巨大成功。10天之后，他被邀陪同到休斯敦和达拉斯去作肯尼迪的第二任总统演说，华氏认为此行与写书无关，便婉辞了。谁知就在去达拉斯的途中，肯尼迪遭暗杀，随行人员亦有伤亡，华氏造化大，冥冥中躲过一劫。1965年，他对外只报了三本还未动手写的小说的名字，三家出版社竟以150万美元买去了出版权，随后，制片商也以100多万美元预买了制片权，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也许人们不太知道，华氏的女儿艾米竟因其父之盛名，成了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总统的第五代“击顶（拍头）传人”。事情经过是这样的：乔治·华盛顿曾在年轻的作家华盛顿·欧文头顶上拍了一掌作为他的传人。华盛顿·欧文老来时，又把这一掌拍在出版家乔治·普特南头上。普特南年纪大了，又将传代之掌传给了艾伦·内文斯。内文斯在华莱士家做客时，又代表华盛顿把这一传代之掌拍在了华氏10岁的女儿艾米的头上。艾米成为第五代美国国父华盛顿传人十分激动，并因此一周内拒绝洗头。

作为作家，华氏的伟大之处，并不仅在于他创造了文学史上的奇迹和在世界性读者群中的影响，而更在于他的创作立意和写作对象。在他的两千多万字的绝大多数的作品中，他把写作的对象，一开始就定在全美乃至全球的人群上，他的创作立意并非像通常作家所喜欢的人生悲喜剧、宦海无常、男女情爱、遗产纷争、世仇凶杀等等题材上，而是全美、全人类所共同关心和关注的大情势大事件。他用文学的形式不倦地探索并大胆触及世界的焦点问题。如意在消除种族歧视的《大丈夫》；事关世界战争与和平的两强争霸的《第二夫人》；防范人类自身毁灭的《核风云》；告诫世人警惕法西斯复活的《第七个秘密》；客观唯物的探索宗教及圣灵信仰的《混沌天书》和《圣地魍魉》；揭露无孔不入的情报局涉政及虚假人权的《R密件》；叙录一夫多妻制的摩门教消亡的《第二十七夫人》；剖析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奖项诺贝尔奖对行业发展和人生影响的《奖赏》；探究人类企盼长生的《威尼斯逃亡》；揭秘人类天性与现代文明的碰撞与优劣的《三海妖》等等。就是作为人类共有的一面“性爱”，华氏也予以触及和探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世界文学史上少有像华氏这样的几乎写遍人类所有重大问题的作家。他

的作品之所以受到世界各国各阶层人们的喜爱，并且有持久的艺术生命力，完全得益于他特有的敢于涉猎大问题，敢于描写大场面，敢于触及人们共同关心的焦点问题的大气度，大功力。他毕生用文学形式对世界的正义和平所作的不懈的追求和探索，使他的创作人生具有一种不平凡的意义，故而，人们在他去世后的纪念会上，给他作出了这样的最后评语：伟大的作家，伟大的华莱士！

二、华莱士不顾自身安危，实地调查日本侵华史并向世人揭露其战争罪行，仗义执言为援华抗战呐喊，是中国人民的真正朋友

患难见真情，华莱士对中国人民的情谊，正是在中华民族遭受日寇侵略处于水深火热的危难时刻所表现出来的。本书《华莱士：日本侵华史调查》就是最好的例证。

《华莱士：日本侵华史调查》一书，内容分两部分：《日本的“我的奋斗”》和《为中国而战》。《日本的“我的奋斗”》是他1940年至1941年12月底作为记者的亲身调查所得而写的；《为中国而战》则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华莱士应征入伍，在美国军队的制片分队主笔撰写的电影纪录片脚本。下面就这两部分的撰写背景、内容和始末经过，分别予以记述。

（一）《日本的“我的奋斗”》的调查撰写起因当从1940年说起

1940年，正值日本疯狂地侵略中国，残酷地屠杀中国人民，无厌地掠夺中国资源，中华民族处于最危急的时刻，时年24岁的欧文·华莱士，作为美国《自由》杂志的远东记者，受命到亚洲进行情势采访和报道。其时，美国并未参战，华氏是以未交战国的第三方记者身临日本、中国、菲律宾等地采访的。从1940年7月到年底的近半年间，为了使报道客观真实，忠于职守的华莱士做了大量的调查和现场访问。在日本，他克服重重困难，亲自采访了推行对外侵略政策的核心人物，这其中既有推行军国主义的武装力量的头子东条英机，有代表宗教狂热信徒的黑社会组织黑龙会的头子头山满，有代表天皇和贵族阶层的近卫文磨亲王，有代表商业和外交界法西斯势力的外相松冈洋右。他还采访众多军事官员和平民。在中国被日本所占领土的地区，华莱士更是不顾占领者的警告和日本盯梢特务的威胁，采访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亲身见证并感受到在日寇的铁蹄

下中国人民所遭受的深重灾难。在日本，他亲自听到了头山满“日本已准备好建立亚洲新秩序”的叫嚷，意即侵占中国进而占领整个亚洲的扩张野心；那位为与希特勒建立“轴心国”出过大力的外相松冈洋右更是得意忘形，竟当着他的面威胁说，美国若阻碍日本在亚洲的统治政策就不惜与美开战。华莱士深感情势严重，立即将此情报给了国际新闻社，引起了外界大哗。日本生怕全部图谋暴露，于是天皇便下了一条指令，要官员“在涉及他们的职务的事情上不得会见任何记者”。此条是基于华氏的如实对外报道而造成的对日不利影响后日本开始设防的。为了完全了解并弄清对外扩张特别是侵华过程中的事实和真相，华莱士将日本从1928年6月4日制造的沈阳皇姑屯炸死张作霖的事件入手，逐步调查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2年1月上海十九路军一·二八抗战，又到1937年的七七卢沟桥事变，又到1937年8月的上海八一三抗战，又到同年12月的南京大屠杀等日寇侵华的重大事件，逐步作了调查甚至实地采访。为了弄清日军蓄意制造的“皇姑屯事件”的真相，他甚至还到日本监狱访问了被日军当作替罪羊的四个日本军官中的一个。华氏按照自己的调查所得，确认所有这些事件都是日本一手策划并挑起的。除了见证到日寇侵吞中国土地，惨绝人寰地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外，还特别注意到，日本正在用比任何屠杀武器更厉害的东西残害中国人民，那就是在中国大量制造并贩卖鸦片。华氏冒着危险，千方百计在被占的上海和南京调查，取得了第一手中国人民深受其害的材料。当他获得这些独有的情报从上海返回东京时，受到日本秘密警察的盘问，自那之后，他不断地受到跟踪。之后，他因在《老爷》月刊上发表了不利于日本的文章，日本官方正式宣布他终生不得进入日本。回国时，檀香山的日本领事登上他乘的船并且威胁他说，如果他写书或者出版了有害日本的事实，将带来生命危险。华莱士并没有被吓倒，而是决定将日本的对外扩张野心特别是侵略中国的整个过程及其罪行写成一本书，将日本的侵略本性和图谋公之于世。他于1941年12月6日完成了初稿，把该书定名为《日本的“我的奋斗”》。可是，过了一天便发生了“珍珠港事件”，美国全国进入了对日宣战的太平洋战争中，原本要出版的他的这本书遂延搁下来。但当时所录所记确是极为可贵的见证和资料。

华氏在采访和见证了日本侵华的累累罪行后，经过综合分析有一个重大的发现，即日本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不是一时一地的随意行为。而是遵循它的既定的计划和国策进行的，这个既定的计划便是1927年7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义

一向天皇呈奏的秘密奏折，时称《田中奏折》。《田中奏折》非常详细地阐述了日本要完成明治遗策，即不仅要侵占朝鲜和中国的台湾，还要占领中国东三省（时称满蒙）地区进而征服全中国及世界的具体计划和措施。华氏认为《田中奏折》就是日本的法西斯纲领，这与德国法西斯纲领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实质上完全一致，故而，将他的书定名为《日本的“我的奋斗”》，意即《田中奏折》就是“日本的法西斯纲领”。他从《田中奏折》与现实对照入手，系统全面地揭露和剖析了日本的整个侵华罪行，说明《田中奏折》是不折不扣的日本政府制定的对外扩张纲领。

《田中奏折》被泄露后，被译成了中文和英文。日本见其对外侵略的国策大白于世，其军国主义原形暴露无遗，朝野上下极为恐慌，遂动员一切舆论工具予以否认。当时的中国政府也在国际联盟会议上予以指认其真实性。华氏更是在其文中对几乎日本所有的否认辩称予以批驳，甚至举出当时中国外交官尚未顾及的几个事例，用自己的亲身调查予以补充证实，揭穿了日本所用的否定事实的无耻嘴脸。这种主持正义的可贵行为，谁人闻之都会动容。

华氏对日本否定《奏折》的谎言进行了驳斥和澄清后，把重点和主要篇幅放在对日寇的侵略罪行和野心进行全面揭露和剖析上。综合书中内容，可列出以下几个方面：

1. 制造借口，突然袭击，不宣而战，侵占了大片的中国领土

驻扎在东北的日军，经过长期的秘密准备和部署后，于1931年9月18日夜，以沈阳事件为借口，突然袭击，开始了对中国领土的大举进犯和侵占。关于沈阳事件文中这样写道：“我看，毫无疑问，整个事件是日本人一手策划的。有证据表明，事发前整一个小时，日军数团军力就已经动员起来。现在，日本兵已是全部待命，并制造借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击……当然，中国兵毫无戒备……当日早上2点30分，在满洲的日军已经捣毁了中国北大营，接管了中国政府的所有大楼，占领了强大的价值一亿美元的沈阳军火库和沈阳无线电台。……与此同时，日军四处出击，如在长春，日军只死亡200人便拿下了中国军队驻地。……两天后，日军攻占了重要的吉林省。一切被安排得令人难以置信地快速进展着，没有遇到任何阻碍，也无任何疏漏。……日本非但没有接受国际联盟要其于11月16日前撤离满洲的通牒，反而在两天后征服了紧靠苏联的中国大省黑龙江。国际联盟再次提出抗议。作为回答，日军于1932年1月2日再次直